

榴莲熟了

□湖南株洲 殷运良

深夜,到客厅倒水喝,一股馥郁芳香的榴莲味扑鼻而来,我欣喜若狂:莫非榴莲熟了?

一个星期前,在淘宝上买了一个5斤左右的榴莲,148块钱。当时,榴莲裹着一件青绿色的大衣,一根根刺像刺猬的刺一样突兀地立着,锋利无比,榴莲的把子饱满结实,可以窥见上面蕴含的水分,一看就知道榴莲尚未成熟。

大女儿最喜欢吃榴莲,此情此景,她遗憾地感叹:“妈妈,你这是成心让我难受,眼睁睁地看着它,却不能吃!”

“你这是在考验我的食欲!”老公也是一个榴莲狂。

“妈妈,我要吃这个!”小女儿还小,第一次见到榴莲,指着它,乐不可支。

“你们都想想,怎样才能使榴莲熟得更快吧!”这时,婆婆说到了重点。

老公说,拿到太阳底下去晒一晒。大女儿说,仿照猕猴桃,用苹果催熟法,买来几斤苹果,榴莲与苹果一起用塑料袋子扎紧。我说,太阳晒,好是好,可是我们住的是商品

房,放哪里晒、谁来照看成了问题,万一晒到别人肚子里去了呢?苹果催熟法不现实,本身到网上买榴莲就是为了节省开支,现在为了一个榴莲,再买几斤苹果,再花掉几十块钱,不是得不偿失吗?所以……

“所以,还是提倡自然熟,对吧?”大女儿心直口快,抢过我的话茬。“对,自然熟!”我语重心长地对大女儿说,“每一种水果都有它成熟的过程和自然规律,它需要时间,让我们慢慢等待,等待也是一种美丽和幸福!”

于是,我们的日子因为有了憧憬而妙不可言。

每晚自自习回来后,大女儿都会到榴莲那里去瞧一瞧,看看它发生了变化了没有。老公下班回家,也会凑上去,掰掰它的刺,看是否变软了。小女儿屁颠屁颠地跑来跑去,不断地问:可以吃了吗?可以吃了吗?我自然少不了对它呵护有加,时而摸一摸它的头,时而捏一捏它的背。婆婆则显得比较优雅,只是远远地看着我们,眼睛里盛满了安详和慈爱。

一天、两天过去了,榴莲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。它瞪着满是锋芒的

眼睛,仿佛在对他们说:我就是不熟,气死你们!

又过了一天,大女儿趴在榴莲面前,好像在和一位相处很久的老朋友对话:“榴莲啊榴莲,我突然不希望你熟了,一旦你熟了,我们就会把你吃掉,那我每天就没有念想了。”

说完,大女儿宣布了一个决定:从现在开始,让榴莲好好地睡一觉,谁也不许打扰它,它想什么时候醒来就什么时候醒来。

然后,我们各忙各的,我和老公上班,大女儿上学,婆婆在家带小女儿。

……

我经不住这诱惑,觅着香味寻过去。它静静地躺在茶几底下,浅黄色的外套凸显成熟和稳重,在灯光的照耀下发出亮丽的光泽,圆鼓鼓的肚子裂开了一条缝,缕缕清香,盈盈绕绕。它真的熟了!

我把它小心翼翼地抱到餐桌上,就像抱着一个婴儿。十月怀胎,春种秋收,哪样不需要精心酝酿和苦心经营呢?我们用一生守候,一世耕耘,不就是为了等待瓜熟蒂落的那一刻吗?



于教授说起这些,两眼放光,听得我齿唇生津,我说起我小时候的发誓,他立刻领我,调转龙头,直奔“安乐园”。此时的店面,已搬至冶山脚下,今非昔比。点心、菜肴,一应俱全。我们品尝了几笼包子。他尝后,赞不绝口,还是老底子味道,这“安乐园”,能守住原汁原味,太不容易了。何况,还推陈出新,开发出“三鲜烩鱼肚”“香酥牛肉”等一批清真名菜,至今还能与“马祥兴”“绿柳居”三足鼎立南京城,实在是南京食客们的口福不浅。

一转眼,又过去十几年了。于先生已撒手人寰,我也退休了。不管是儿时的发誓还是成年后的夙愿已偿,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满满的回忆。今天人们在品尝“安乐园”的美味佳肴时,是不是更应当钦佩“安乐园”的那份匠心 and 那种与时俱进的精神?

■点评:从当年安乐园清静的门面,到今天热闹喧天的红火;从儿时一点夙愿,到今天如愿以偿的感悟,作者将他一段往事,娓娓道来,恰似铺开南京街巷的烟火气息,深邃而悠远。尤其是教授对包子的一段评述,富有哲理,引人深思。优点也就是缺点,文似看山不喜平,此文写得过于平白,缺少高潮和看点,留不下深刻印象,遗憾了。

——资深媒体人 吴晓平

诱人的包子

□南京 李志跃

小时候,家住城南马巷,每次去堂子街父亲上班的中兴源丝织厂蹭澡,出仓巷,就看见“安乐园”。一座外观简朴的青砖房,经过岁月的浸洗,有点黑不溜秋了,静静地立在莫愁路上,一点派头也没有。

一扇普通的大门,全开的少,半开的多,堂食的就少之又少。多半是家里来客人,指名道姓尝鲜“安乐园”,才舍得下馆子开“洋荤”。沿街是做、蒸、售一条龙包子窗口,蒸锅里冒着腾腾的热气,远远地,就能闻到飘来的香味,好诱人。

那时家境清贫,吃老牌子的“安乐园”包子,想都没想过。偶见三三两两的行人,停下来,买上几个包子,装进纸袋,匆匆离开。店里头钻鼻子的香味,扑面而来。年幼的我,不由得放慢脚步,驻足贪看做包子“表演”,尤其是做什锦素菜包:只见老师傅选用嫩度适中的新鲜青菜或菠菜,用开水烫到八成熟,辅以木耳、金针菜、豆腐干、熟芝麻,以手工剁碎后,加入适量的盐、糖,再浇上小磨麻油拌匀,并且是现拌现包。制作面皮的面,经过发酵和反复揉制,蒸功也要恰到好处。这样做出来的包子,要是轻轻咬上一口,菜馅麻油,一定会让人齿颊留香。我当时心里暗暗发誓:长大后,一定要亲自尝尝。

工作后,单位在城北,这事也就渐忘脑后。直到遇见忘年交——于志强教授,才又勾起我的儿时夙愿。于先生,年长我20岁,那年他刚从贵阳大学调进南京化工学院,一口地道的老南京话。我问他:你的南京话咋这么标准?他说他从小在南京长大,读小学中学,就住在建邺路(当时叫红纸廊),大学读的是上海交大。1959年毕业时,一心想回南京,他是瞿秋白的外甥,被分配到贵阳大学任教。落实政策时就提了一个要求——回南京。熟识后,他见我喜欢南京的人文掌故,就自告奋勇地周末约我,两人骑自行车,到城南大街小巷,寻古访幽。

大约是2002年的一次骑游,他说起他父亲最爱吃“安乐园”包子。买回来,瓷碟一摆,摆上桌,绝对是一道风景。特别讲到其中的豆沙包的制作,绘声绘色,如数家珍:豆沙馅是厨师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碾磨后,再用细筛过筛,直到不剩下一丁点红豆皮——这叫“洗沙”,然后再用文火熬制两个多小时才做好。用这种豆沙馅做出来的细沙包,口感细腻爽滑,吃起来满口是浓醇香甜的红豆味。我说:这简直是做工艺品,如此精益求精,不跟你教书育人是异曲同工吗?他觉得应该是同理不同行而已。

法国梧桐和那些花

□南京 汪奕

乡情附着在草木上,我爱的是自己住所附近的草木。

南京街道的两边常栽着法国梧桐,春夏之交的季节便开始飘毛球,落在皮肤上又红又痒,很烦人。我家楼下就有两排法国梧桐,每次出门总要眯着眼睛。那个季节,如果不在南京,就终于可以睁大眼睛好好走路了,却不知为何有一种失落感。没了飘飞的毛絮,反倒不自在了。

秋冬时节,清洁工把梧桐落叶扫到路边。我喜欢踩着落叶走路,每走一步就发出一声脆响。这堆落叶不

愿好好地呆着,等风一吹,便又趁机飘回路中央。如果刮旋风,落叶便绕着圈从地上升起,像极了武侠剧中的特效,甚是有感。

我住在一个被花包围着的地方,小区北面不远的梅花山很适合赏景。初春,晚开的梅花旁围着几只蜜蜂,蜂窝所在的柳树透出几丝绿芽。我喜欢梅花,但对那些纷繁多样的品种并不了解,仅仅观赏就满足了。

小区里还会见到蒲公英,开花的时候,一派明亮。清明前后,蒲公英小小的种子就簇拥起来了,有单独成

株,也有一株上分出很多的那种。小时候,我最喜欢蹲在墙角摘蒲公英,再把它绒毛吹散。望着缓缓飞翔坠落的蒲公英种子,我觉得很开心。

我家是不养花的,但即使在家里,也并不缺花的风景。窗外,邻居家的蔷薇会在5月挤过来,和空调架上的鸟窝互相唱和,很是热闹。不用悉心照料也有花可赏,这是多好的运气啊!

我喜欢旅游,但看着外地的植物,没有那种亲切感,它们似乎是穿着制服的。只有我家门口的树和花儿,才像气息相投的亲人。

吹烟

□如东 蔡小卫

香烟盒上印着:吸烟有害健康。就是这样赤裸的坦诚与自我解剖赢得了众人的信赖与迷恋,男性居多,女性偏少。

她每天只在傍晚时刻,去空无一人的小河边,食指和中指的根部夹起香烟,摊开的手遮住半张脸,深深地吸一次,向后一仰,倒向椅背,薄薄的烟雾在指间升腾、鼻前萦绕,恬静而神秘。

琵琶襟、凤仙领的长袖旗袍一直都是那么合身,微风撩不动发髻,只有岸边的柳树条儿自作多情地摆动,波光起伏着她后仰式坐姿的倒影,坚韧、厚重。晚霞隐退,暮色弹起,曾祖父走向一片酡红,唤着她的小名,一前一后地回家。

她是大闺秀,曾祖父用一个轮子的木头推车把她娶回来,为了保持平衡,推车一边坐的新娘,一边装的嫁妆,一路上,谁也不好意思搭理谁,只有推车吱吱呀呀的摩擦声一路欢唱。

由于她的被爱与吸烟在乡里颇为著名,因此,老人们常常这样谈起她,谈她的绝美、与众不同,谈她和曾祖父的朝夕。

曾祖父是不曾吸过烟的,曾祖母生命最后肺功能丧失,呼吸异常困难,已无可能从烟里吸出烟气,再深吸进肺里,曾祖父深知烟没吸到心上,不解馋,不得劲儿。他为了使腹部和丹田充满

气息,特意学习了胸腹式联合呼吸法。他一只手撑住床沿,另一只手握住曾祖母的下巴颏儿,吸上满满一口腔的烟,张开口以封闭曾祖母的鼻孔,有质有量地吹进去,烟气儿在她的鼻咽里前进,她精神一震,感觉像融化的巧克力一样丝滑,悬浮在一个黑暗的维度中,逐渐平和安详。

他吹烟的时长大概不超过一个礼拜,曾祖母的烟和呼吸同时戒了。曾祖父哭得断肠,尽管吹烟相当劳累,弓着腰,曲着腿,长久地佝偻着,腰酸背疼,但是年迈的他愿意再吹三年甚至十年,吹到他自己吹不动为止。她一生吃得最规律的就是烟气儿,在那个物质匮乏的阶段,她分布在上海、昆明的姐妹捎来的香烟比大米白面之类要多一些。要是拉回到现在,一定成网红!

在儿女孙辈看来,吸烟习惯不好,但我觉得,曾祖母的人工吸烟,至少还有一种嗜好在生命里瞭望,它曾经滋养了岁月,不伤害他人,只愉悦自己。每个人都是爱与被爱的载体,当他们回忆以往,不言愁;展望余生,不悲秋,或许这样,在人间的修行就算无憾了吧!

爱无定势,有人问你粥可暖,是一种!有人为你吹口烟,是另一种!

母亲

□苏州 徐建平

车载音箱里,我经常听的一首歌是阎维文演唱的《母亲》。每每跟着旋律哼唱,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已故的母亲。

母亲最早是一名纺织女工,嫁给父亲后,由工人变成了农民。父亲年幼时因生病而致耳聋,长大后也只好在农田里干点苦活。母亲的身世也很苦,在纺织厂做工时得过肺结核,体弱多病,每到春天,毛病就会发作,因此田里的那些事她基本上没有力气做。我们家于是很自然地成了透支户,每年都不入敷出。幸亏有个姨妈时不时地接济我们一些,勉强打发日子。

我是到了十多岁的时候,才从母亲嘴里约略知道了她是怎样为我们这个家解决口粮问题的。母亲只好硬着头皮到城里的一个亲戚家去借粮食。亲戚很不理解地问道:“乡下种田的怎么会没有粮食,反倒跑到我们街上来借粮食?”粮食自然没有借到,母亲只好很落寞地回去了。

后来有个要好的熟人给她指了一条“路”——她从来不敢声张,每天天不亮,母亲便从家里出发,要走10公里路,一直走到苏州葑门横街。街边有条市河,船上的农民把自己有牙缝里省下来的菜油和鸡蛋偷偷拿出来卖,那时是严禁禁止农民私下进行农副产品交易的,要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。

母亲从农民手里买来菜油

和鸡蛋,然后再悄悄地走街串巷,从一些工人手上换粮票;再到观前街玄妙观后面,把粮票偷偷卖给到城里来做小工的农民。我不知道母亲干过多少次这样冒险的事。只记得母亲每天下午大约4点多,会背着几斤米,一脸疲惫地走回家。有时还会带回几个有黑色烂疤的梨子。

那一天,天已经快黑了,母亲还没回来,父亲急得团团转,叫我和大姐去村口迎接母亲。

我和大姐站在村口的桥上,伸长了脖子等了很久,终于等到母亲的身影出现在眼前。大姐奔上去扑到母亲怀中哭了起来,母亲拍着大姐的肩膀说:“我不是回来了吗?”母亲拿出两只烂苹果塞到我手上,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

原来那天母亲去玄妙观卖粮票,被便衣盯上了,那人把母亲带到了玄妙观派出所。母亲急中生智,把身上的围兜脱了下来,叫他们搜,结果啥都没搜到。他们盘问了半天,看看只是一个乡下婆娘,也就放她走了。

其实当时粮票就藏在围兜的夹缝中,真是够险的。母亲过后对我们说,想想都有点后怕。

若干年后在我创业最艰难的阶段,我会时常想起母亲那段“投机倒把”求生存的经历。我在心里告诫自己,要学母亲身上那种“豁出去”的坚韧和隐忍中的智慧,无论碰到多大的困难,自己选择的创业之路一定要坚持走下去。